

绘帝国
原创长篇小说

尘埃 闪烁

王哲珠… 著

CHENAI SHANSHUO

几个错位的人，几段错位的感情，写出了卑微物质生活里的精神高贵与高贵物质生活里的卑微

非外借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绘帝国
原创长篇小说

尘埃 闪烁

王哲珠… 著

CHENAI SHANSHUO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埃闪烁 / 王哲珠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500-2783-1

I. ①尘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3384号

尘埃闪烁

王哲珠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游灵通
书籍设计	张诗思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32 印张 9.5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783-1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15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第一章

看见那些淡紫色指甲时，丁丑停止手上的活，收回将要出口的话。

“请问要点什么？”满含笑意问完这句，他会抬起满含笑意的脸。如果面前是普通顾客的话。但她不是，这些淡紫的指甲。

丁丑抬起脸，疑惑浓重，白亮的日光灯下，那些淡紫的指甲不像平日光鲜滑丽，已经脱落不少，显得斑驳。高书意立在那里，表情也斑斑驳驳的，丁丑用目光表示疑问，她只是直直看着他，目光和站姿都僵硬无措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丁丑问。他看着高书意的眼睛，寻找不到她的目光。

“面饼和火腿。”高书意声音直直的。

“多少？”

高书意不动，目光凝固。

“面饼和火腿。”高书意又说，声音仍直直的。

丁丑手指敲敲烤车的玻璃隔板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高书意抖了一下，满脸茫然，声音一下子没了力度，说：“一起去走走。”

这次丁丑没推辞，很快点了下头：“好。”

还有一小时才收摊，但丁丑很快收拾了桌子椅子，把剥好的火腿和捏好的面饼装进铁盆。两个中学生走来，扬起手指着火腿和面饼，像点东西又像要阻止他收摊。丁丑笑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有点急事。”

高书意立在一旁，身子斜向公路，静静的，像对行人车辆着了迷。丁丑看看超市大门另一边，摆凉水摊的地方空着，他很快掉开目光。

柜子和东西寄在车场保安李的亭子边，丁丑走到高书意身边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穿过公路去对面广场时，丁丑不得不抓紧高书意的胳膊，她像突然没了辨别能力，不管车辆，莽莽撞撞往前撞，引来一片喇叭声和怒骂声时，她又愣愣站定在路中央，脚步错乱犹豫。丁丑边高声唤着把她拉到身边，像拖着她又像被她拖着，别别扭扭过了公路。

进了广场，两人一直没说话，仍横穿过广场，由广场后的小门出去，来到老榕街，沿街走一段，拐个弯，再走一段，到银江边，进了望江茶座，似乎是早已设定好的路线，如同电脑程序设置般固定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路线变成了习惯，两人只要“出去走走”，总是这样走，不用商量，不用询问。

一路半扯半拖着高书意，进了望江茶座丁丑才松开手，整只手连带胳膊都酸软了。他甩着胳膊，给高书意拉椅子，书意坐下，仍僵硬茫然。丁丑要了茶具，开了茶炉，用心地烧水、洗杯、沏茶，端一杯茶放在她面前，想象茶香缭绕，轻轻拂她的鼻尖。她终于端起杯，慢慢啜着。她仍是精致的衣裙，手里也还是平日的高档包，可衣裙显出些随意，甚至有一丝凌乱，包随随便便抓着。

茶沏了三巡，一巡三杯，丁丑每次给高书意端两杯。第六次

端起茶杯时，高书意像清醒了，说：“去世了。”

丁丑一口茶哽在喉头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我丈夫去世了。”高书意说。她放下茶杯，在夏夜里怕冷似的抱紧胳膊。

丁丑吓了一跳：“他不是早去世了？怎么突然又说起这个？”

高书意不说话，杯子一直沾在唇边。

二

丁丑不知高书意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，她丈夫已经去世几年，第一次来望江茶座，她就说了。丁丑记得，当时提这件事，她似乎已接受现实，像说一件久远的往事，稍稍有些忧伤，但很平静。

今晚，高书意这样失魂落魄，丁丑想象，也许她今天收拾旧物，某个与她丈夫相关、有特别意义的东西出现了，她拿着旧物，记忆蜂拥而出，陷进往事的片段里，本已经淡化的情绪又浓重起来，以至无法自拔。或者是某个人对她提起丈夫，甚至是无意的一声感叹，引起一连串的怀想和忧伤。高书意这样的年纪，失了丈夫，是种很难说清的感觉，丁丑觉得旁人的安慰是空洞无力的。

最主要的，丁丑觉得和高书意还不熟，很多话找不到出口的方式，他选择沉默。高书意如果说，他会听，但不多嘴。

“说点什么吧。”丁丑准备沉默时，却听见高书意说。

丁丑转过头，来不及反应的样子。

高书意扯了扯嘴角，僵硬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她的声音柔软了：“你看什么，半天一动不动？”

“看灯。”丁丑说，“对岸的灯。”他指着远处，河对岸石壁上

嵌了一列彩色的灯，在夜色里很绚丽，整列灯倒映在河里，随河水轻轻晃，朦胧而神秘，灯和灯影一亮一浅，一刚一柔，相互呼应，有种说不出的妖娆。

丁丑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城里的灯总给人热闹的感觉，但河边的灯却是安静的，有了它们，城市的夜平衡自在许多。”

高书意忍不住微微笑，稍带忧伤：“要是不看你，单听你这些话，还以为是个女的，这样细腻，接近多愁善感了。”

丁丑也笑：“偏见，单单女的可以细腻？再说，也不算什么细腻，我只不过喜欢整理日子里一些感觉。”

高书意声音有些飘：“你是懂得日子的人，日子满满的，不像我，成片成片的空白，要不就像漏风的球，没形没状的。”

高书意记得，第一次来望江茶座，丁丑就总看那些灯。当时，高书意让他人神地静着，自己则久久看着他，有说不清的怪异感觉。她从未见一个男人有这种表情，有一瞬间，她想起吟风弄月的诗人，但很快否定了，他不像诗人那样文绉绉，也不弄什么哲思的表情，他就是看，单纯得像她小时候趴在路边看一朵花。她甚至想，这个男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真空便是极会装。

高书意问：“那些灯那么好看？”

“不是好看，是美，算是城市里的风景了。”丁丑很认真。

“比我好看多了吧，让你这样扭着身，用后脑勺对我。”高书意语气里带着一些挑衅，她好歹是个美女。

丁丑笑笑：“两者没有可比性。”

“好吧，说说怎么个美法。”高书意也认真了。

“是种感觉，安然、自在，河上湿润的风吹着，人舒服，灯也像在微笑。”

高书意张大嘴巴，她第一次从男人口中听到这种话，要是他

在男人面前说这话，定会被看不起，连她的口吻也忍不住带了嘲笑：“想不到你这么懂气氛，诗情满满哪。”言下之意，她想不到一个摆烧烤摊的有这样的心思。

不知丁丑是不是听出了这种言下之意，他说：“你们逛咖啡馆，在精美的灯光下听钢琴曲，小口小口喝咖啡，不是喝一种气氛？不过那气氛是制造出来的，你们喝着咖啡，想着这是咖啡馆，得有什么样的感觉，于是，就像真的感觉到什么了，连你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觉得舒服。”

丁丑的目光凌厉了。他居然有这样的目光，高书意张口结舌，这些话让她坐立不安，但她辩着：“谬论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们知道。”她不再细想他的话，连喝两杯茶，像能把他的话冲淡。

丁丑沏茶，安静无比。

高书意突然想，他刚才老说“你们”，指的是什么？他把她当哪种人？她想质问他，但猛地想起自己也一直说“我们”，是因为顺着他的意思，还是别的什么？高书意嘴巴呆成空洞的圆，半天后，她说：“好吧，一起看灯。”

现在，高书意又说：“一起看灯。”说完，她就意识到这话和第一次来望江茶座说的一模一样。就是那一次，她对丁丑提到丈夫，告诉他自己的丈夫没了，说得风轻云淡的。

高书意把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来，又抱紧胳膊，刚才，她把手放在那里，丁丑目光刚好触碰到的地方，想干什么？她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，希望过他的手安慰地拍拍它，甚至握住……高书意甩头，她没资格这样的，她该得到的是惩罚。

三

就在高书意怀疑夜没有尽头，太阳遗忘了地球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窗外的夜色淡了，天亮了。高书意坐直蜷得发酸的身子，手第几十次地伸进枕头，摸出手机。

按数字键时，她的指头微微颤抖，颤抖在身上爬蔓，弄得她喉咙发干。半天后终于听到手机那边的声音时，她急切地喊：“代佳！”声音颤抖得磕磕碰碰。

“嗯？”那边睡意朦胧。

高书意清醒了，声音有了怯意：“代佳，还、还没起床？”满嘴的话一层一层地退，原本准备让委屈在电话里决堤的，现在，她抹了下眼皮，把娇嗔、泪意抹得一干二净。

“哦，书意，怎么了？”李代佳清醒了些，拖了一个隐忍又绵长的呵欠。

“今天星期六，一会过来吧。”高书意声音冷静了。

“怎么了？谁打来的？”电话那边是语言学家含含糊糊的声音。

高书意眼前出现那边的床，还有床上的情景，莫名其妙地涌起一阵酸味，语调变得冷冰冰，说：“有空吧？过来，我等你。”

不等李代佳回话，她就按断了通话，冲着手机发愣，觉得自己的气发得很滑稽，泪就下来了。

幸好是星期六，高书意看着窗外愈来愈清晰的亮色想，不然，我真不知今天怎么过去。

高书意也就对星期六有点期待了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李代佳得上班，虽然她工作清闲，不时能开溜和她去做美容逛逛街，

终究不那么痛快。一年前，李代佳的儿子姚聪上幼儿园时，她给儿子报了星期六的舞蹈班和美术班。高书意说：“夸张了吧，幼儿园就报补习班，望子成龙也不能这样揠苗助长。”

李代佳撇撇嘴：“你是一人清闲，懂什么？我主要是想托别人多看一天，我就指望周末了，要是周末聪儿在家，我至少不能走开一整天，到时得和公公婆婆一块陪着他，那我什么都完了。”

事实证明，李代佳是对的。高书意无法想象带着那个活蹦乱跳的淘气包，她们怎么逛街美容。星期天她们是不怎么指望的，最多带姚聪吃吃肯德基，到公园坐坐过山车。就算孩子留在这让公公婆婆带，临近中午李代佳便会坐立不安，她不放心中公婆婆的喂养方式，说：“他们要把孩子惯上天了，我得回去。”把高书意扔在某家饭馆门前。偶尔硬被高书意留住，她也吃得心不在焉，匆匆吞下东西，然后起身要走，说姚聪不在幼儿园，总是不肯午睡。丝毫没注意到把高书意的兴致扫得一干二净。

高书意开始像那些上班的人等待周末，主要是星期六。

高书意突然感觉星期六也危险了，她手机扔在床尾，半躺半靠着枕头，把自己弄得像团揉皱的被子，大半天纹丝不动。床头的闹钟不紧不慢，不停不歇，高书意感觉时间像一只小兽，沿着床四周啪啪啪迈步，她听着听着糊涂了，弄不清这只小兽在往前走还是往后走，走多久了。想了半天，她对自己说：“反正往前往后都一样。”

门铃响了。高书意反应过来时，不知道已经响了多久，她条件反射地扑出去，被单拉了大半在地板上。

是李代佳和她的语言学家。高书意来不及后退，语言学家凑上前，满脸笑意浓得要往下滴，推着门说：“早上好啊，书意，那么早打电话给我们，自己却睡到现在？我们喊醒小聪，安排他吃

饭，又送进幼儿园，忙过了这么多事，你还未起？”

高书意拢着凌乱的头发，拉扯发皱的睡衣，抹擦迷糊的双颊，感到又尴尬又懊恼，也不给语言学家拿便鞋，只瞪着跟进来的李代佳。语言学家顾自走进客厅，开始评论新近换的兰花，从花色、花期到花瓶，再到与客厅的协调。

李代佳知道高书意的意思，除了她李代佳，高书意没有在别人面前蓬发穿家居服的习惯，在别人面前总是精致整齐的。再说，又是语言学家，他来做什么？高书意绝望起来，今天完了。

李代佳满脸为难，凑近前压低声音：“他非要来，说在家没什么事，说他爸妈一整天看台湾剧，他要看个新闻都难。”

“他就没别的朋友？”高书意的不满明明显放在脸上。

“他约了，昨晚就开始约，也怪，都刚好有事忙。”李代佳摊开双手。

高书意想说，什么有事，一定都怕了他那张嘴，找借口推掉。想了想，她抿紧了嘴，李代佳虽是好友，也不是什么话都能出口，语言学家再怎么也是她丈夫，每晚同睡一张床。她弯腰给李代佳拿便鞋，尽量让脸上的怒气淡一点。

李代佳也弯腰，说：“别管他，我们说我们的。”

“他在，还有我们说的吗？”这话脱口而出，高书意暗暗拧自己一下，缓了缓口气说，“他整天和你粘一起还不够，星期六也要跟在屁股后。”她没注意到自己的颊已经鼓起来。

李代佳扑哧笑了，拍了下高书意的背：“吃哪门子的醋？”李代佳声音满是愉悦，高书意有时像个孩子，要霸着她粘着她，她喜欢这种感觉。

高书意把头歪在李代佳肩上：“吃醋又怎样？”

李代佳揽住她的腰，说：“哎哟，我一个儿子都缠死了，还要

一个丫头？”

语言学家嚷：“换个鞋大半天，你们嘀咕什么？”他已评论完兰花，开始评论那个新茶壶，半天无人反应。

高书意猛地直起头，与李代佳错开半步。

四

高书意说：“我收拾一下。”把李代佳和语言学家扔在客厅，顾自进了房间。语言学家在背后高声说：“书意不愧是清闲富贵人，打过电话这半天，还没下床，你忙你的，我们自己……”

高书意关上门，关出很响的一声，把语言学家后半截话关断。她把身子扔在床上，又极快地转身，避开床头柜那张照片。几天前她把照片收进抽屉了，可照片进了抽屉，丈夫的笑反而清晰了，那张脸飘浮起来，愈来愈大，像张海报，半吊在高书意面前，笑意大概保持久了，开始变形，一会儿冷冷的，一会儿含着莫名的忧色。慢慢地，那脸笑碎成片，每一片笑变成一只眼睛，成群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她。一次歇斯底里的尖叫后，她把照片重新摆上，只是把它稍朝向窗台，背着床。

高书意慢吞吞洗脸，抹润肤霜、化妆、涂指甲、换衣服，要出门时甚至退回来，难得地叠起被子，把床收拾得少有地整齐。无事可做了，只能开门，慢吞吞。

语言学家的说话声和电视的声音像早等在门边，扑面而来。

大概时事已播完，电视放着一些明星名人的八卦消息，某人与某人约会了，某明星逛街穿什么衣服了，某个大牌素颜变丑了……语言学家盯着电视，哇啦哇啦评论着明星名人的鸡毛蒜皮，

说得啧啧有声，像品尝什么美味。李代佳默坐一边，面部僵硬。高书意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，朝李代佳歉意地笑笑。李代佳立即笑着站起来，说：“真磨蹭。”

“没睡好，有点晕。”

李代佳敛了笑，拍拍她肩膀，极理解的样子。

高书意肩缩了一下，转移话题，指指电视：“怎么看这个？”

平日，她们也喜欢看八卦打发时间，还兴致勃勃的，语言学家对这些感兴趣让她不舒服。

高书意冲了杯豆浆，微波炉加热两个包子，拿到客厅，坐在李代佳身边，陪伴她的样子。

语言学家“呀”了一声：“书意，你这样凑合一餐？”

八卦新闻已播完，正放着广告。高书意惊慌地想，他所有的注意力在自己身上了，她把杯子凑在唇边，支支吾吾敷衍，没法应话的样子。

语言学家语气有了关心的味道：“不能这样吃的，时间不对头，吃得也太潦草，这种吃法多好的身体也受不了。当然，现在年轻，不会有大问题，以后年岁来了，问题就堆着来，到时怎么调整都没效……”

“偶尔一次。”高书意急急打断他，呛了一下，咳起来。

语言学家表情沉重了：“理解，所以今天代佳来，我也随过来看看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只有接受，过了便过了，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好，以后的日子很长，要走下去的，育生兄在那边也希望你过得好的。”

丈夫的名字让高书意浑身打战，她唰地立起身，豆浆溅出来。李代佳忙拿纸擦着，轻轻拍着她的手背。

高书意赌气说：“我的日子就这样，一直这样，是习惯。”

“这习惯不好。”语言学家语气认真地摇头，“育生兄……”

李代佳冲语言学家说：“水都凉了，还不沏茶？”

高书意说：“我再去热个包子。”

语言学家拿起遥控问：“看什么，代佳？”啪啪啪地换频道。

李代佳没应声，慢慢啜着一杯茶，抬眼看墙上的挂钟。

高书意一从厨房出来，李代佳就起身说：“中午我和书意凑一顿——书意，我们现在去买菜。”说完了，直看着丈夫。

语言学家满脸欣喜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，菜我去买，想吃什么只管点。”

高书意和李代佳面面相觑。

李代佳对丈夫说：“我们姐妹俩凑，你还是回家吃，阿爸阿妈都在，我们出门前也没交代。”

“打个电话就是，平日我们上班，阿爸阿妈不也是两个人？”语言学家挥挥手，“难得和书意凑一凑，这屋子久没有三人凑饭了吧——中午吃顿好的？”

高书意沮丧地坐下：“不用买，冰箱里塞满东西。”

“这几天你有时间出门？”语言学家的好奇心真是非同小可。

高书意知道他的意思，懒懒地说：“昨天下午没事干，去超市逛了半天，搬回够吃半个月的东西。”她甚至想说“昨晚我还去望江茶座喝茶了，和一个男的”。她庆幸自己没赌气说了，那将拖出语言学家另一串问题外加一堆评论。

电视里热闹着，语言学家忙着，手里沏着茶，嘴里说着。只要不涉及对高书意的安慰，对许育生的回忆，高书意和李代佳便保持沉默。

语言学家要换第三泡茶时，高书意说：“饺子皮和肉菜都是现成的，中午吃饺子吧。我先去安排，代佳，你给我搭把手。”

李代佳和高书意进了厨房，拉了玻璃门，电视的声音一下子远了。她们对望一眼，彼此苦笑。高书意舒了口气，把菜递给李代佳，李代佳也舒了口气，放水洗菜，两人一时不知怎么开口，厨房奇异地沉默着。

沉默也好，两人洗菜，一人洗第一遍，一人洗第二遍。

玻璃门响了，高书意吓了一跳，语言学家的脸凑在玻璃门上，笑像被压扁了，让人忍不住想拍一巴掌。他做着手势，示意开门。

高书意装作不懂他的意思，继续洗菜。

语言学家又拍玻璃门，李代佳无奈地走过去。

高书意嘟囔了一句：“真是贤妻良母。”

不知李代佳有没听到，反正她开了门。

语言学家挤进厨房：“我也帮忙，一起动手才有趣，别小看我，我小学时就会帮我妈包饺子了。”

五

喝过语言学家自磨的咖啡，高书意收拾好东西，看了下挂钟，四点二十分，中午吃完饺子刚接近一点，她很惊讶三个多小时也这么过来了。这期间，语言学家提议过去爬山，去某家浴脚中心洗脚，甚至提议去看一部大热的动作片，都没提起高书意和李代佳的兴致。直到他说出磨咖啡的主意，高书意已懒得拒绝，含含糊糊说了东西放置的地方，有说对的，有因时间长说错的，语言学家竟能一一搜出。

李代佳顺高书意的眼光看挂钟，对语言学家说：“不早了，你去接阿聪。”

语言学家显然胸有成竹：“阿爸阿妈云云。”

“难得星期六，你就去接一下。”

“也尽尽父亲的责任。”高书意接过李代佳的话，几乎有些急不可待。

“阿爸阿妈一整天就等着接阿聪，我能去抢？”语言学家笑了，往沙发靠了靠，坐得更舒展些，“说不定他们早把阿聪接回家，在小区溜达了。”

高书意看李代佳。

丈夫说的是实话，星期六，公公和婆婆会比平日更早接孩子，像怕被别人接走了。因此，她只是避开高书意的目光。

高书意开始后悔早上给李代佳打电话，早知这样，她该耐到接近中午——事实上，早上她那一通发呆，加上慢吞吞的一番收拾，离中午已经不远——然后去丁丑的烧烤摊吃面饼。

吃面饼后呢？她的思维在这断掉了，吃得再拖拉也不过半个小时的事，问题在那之后。高书意的思维回到原点，她打电话给李代佳，如果她一人来，她们一起吃面饼，之后就好办了，就是待在屋里也好，单是待着，有李代佳在，高书意就觉得好忍受了。

“书意，要不我们先走，你休息一下。”李代佳突然说。

高书意吓了一跳，弹起身子，捉住李代佳的胳膊，几乎有些惊恐：“代佳，你做什么？”

“扰了一整天，你也累了，先去躺躺，你今天的午睡也没了。”李代佳拿皮包。

高书意扯住她：“连你也这么说。”

高书意一这样，李代佳心就软了，觉着确实不能走，儿子姚聪有爷爷奶奶，他只要有得耍有得吃就行，高书意不一样，她就要自己这个人。李代佳涌起一股酸疼的愉悦，她拍拍高书意的手

背，凑到她耳边，指了下丈夫：“我走，他才会走。”

“他说他的，看他的电视，我们坐我们的。”高书意把李代佳的包收在自己身后。

李代佳扑哧笑了，但高书意随即说的话又让她敛了笑，高书意说：“别让这屋子空着。”

李代佳坐下，做了最后一次努力，对丈夫说：“你先回去，看看阿聪，一会儿，爸妈要准备晚饭，别让他老在一边转来转去。”

语言学家手里捏着遥控，晃着：“你还不知道爸妈？妈准备晚饭，爸和阿聪堆积木，要不就看动画片，哪回要我们插手——书意，你放心，现在的孩子，几个人捧着。倒是你，一人住这么大套房子，不回你爸妈那边住住？也就我和代佳今天有空……”

“对了，看看我新买的项链。”李代佳截住丈夫的话，让高书意把皮包给她。

手机响了，是语言学家的，他“喂”了一声后，声音高了，说：“刘明来了？”

高书意和李代佳同时停下扒拉着皮包的手。

语言学家对着手机说：“让他先坐坐。”

李代佳插嘴：“快去招呼。”

语言学家没听到，欢快地说：“还有两个朋友？打牌？哎，好，我这就过去，不远，不远。”

两个女人相视而笑。

收着手机，语言学家起身，高书意站起来送。语言学家一脸为难，说：“几个朋友逛到小区附近，到家里找我。”

高书意满脸灿烂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忙你的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朋友在家等着，代佳，你再陪陪书意。”出门前，语言学家反复解释，高书意只管笑，李代佳只管点头。